



紫金文库

一觉醒来，
喧闹没有了，
气派也不在了。
空寂的铁道边，
还是老莫一个人。

迟到的火车

梁弓——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梁弓——著

迟到的火车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迟到的火车 / 梁弓著. — 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068-6953-9

I. ①迟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67728 号

迟到的火车

梁 弓 著

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尹 浩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340 千字

印 张 19.75

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6953-9

定 价 58.00 元

目 录

迟到的火车	/ 001
兄弟俩	/ 011
夏日绝句	/ 024
寻找清江浦	/ 032
爱情离我们有多远	/ 044
寂寞的下午茶	/ 065
夜猫子酒馆	/ 083
在长阳	/ 097
南京恋人	/ 108
夜色温柔	/ 121
国学大师	/ 135
跟踪女人	/ 152

一个故事的两种结局 / 164

长阳往事 / 173

永远不说再见 / 212

父亲的天安门 / 265

迟到的火车

老莫出来撒尿时，看到水福正一摇一晃地向站台走来。

正是傍晚，夕阳斜挂在天边，仿佛长了胳膊一般，将老莫的影子拉得很长。瘦长瘦长的。老莫一边撒尿，一边四下里张望。这是在警惕来人。其实内心里，他更希望有人过来，然而在这样孤寂的午后，又有谁肯光临呢？真让人沮丧！老莫感觉上别别扭扭的，尽管在意料之中。这时他看到了水福。老莫竟有些兴奋，扭着头大叫道，水福，水福……叫着叫着又不叫了。老莫想，他是个聋子，根本听不到，何必白费力气？于是老莫就挥挥手，水福便也挥挥手。

在这个世上，老莫是没有朋友的。老莫是个扳道工。没有人愿意跟一个扳道工做朋友。平日里老莫死气沉沉的，只有清晨和夜里，需要扳道了，老莫才有些生气。傍晚时分，极少有火车经过。那列上海开往徐州的火车倒是路过这个叫谷安的小站，但根本就不停，也不用老莫扳道。所以说，老莫的傍晚是寂寞的，直到有一天

水福出现了，才改变这种状况。

第一次看到水福，也是傍晚。凑巧的是，当时老莫也在撒尿。老莫扭过头，看到枕木上站着一个小男孩，心里猛地“咯噔”一下。这时候没车经过。老莫仍是不安，也顾不得提裤子，冲着小男孩嚷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！小男孩低着头打量枕木，理也不理他。老莫恼了，胡乱地系上裤带，冲过去，把小男孩举了起来。

快说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老莫问道。

小男孩莫名其妙地瞧着他。

说话呀，你是聋子还是哑巴？老莫继续嚷道。

真让老莫说对了，这个叫水福的小男孩的确有点聋。当然，如果确切些，还不能叫聋子。水福有严重的听力障碍。弄明白这些，老莫花了好长时间。老莫还知道，水福是来看火车的。老莫骂道，火车有个屁看头，还不如大街上看女人呢。老莫不理他，自个儿摆弄棋局玩。

直至这时候，老莫仍没意识到水福的价值。

老莫没别的爱好，就喜欢象棋，没人陪他玩，自己一个人照着棋谱走。摆个古代的迷局，再设法解开。俨然成了一代宗师。事实上，老莫的棋下得很臭。水福最终能留下来，也得益于这一点。

阳光这么好，老莫就在门口摆棋。水福的眼睛一亮。水福说，这副棋真漂亮。老莫说，你也懂象棋？样子神气得很。水福迷惑地望着他。老莫声音抬高些，还用手比画着。见他仍不懂，恨不得把脚都用上。终于，水福嗯了一声。老莫常以国手自比，本不屑与水福对弈，但他实在太无聊，犹豫一下，朝水福瞧瞧，又朝象棋努努嘴。水福没有立即回应，而是向屋里望去。老莫被搞得有些不自



迟到的火车

在，便问他看啥，猜来猜去，明白是在看墙上的挂钟。时针指向四点钟。水福想了想，坐在老莫的对面。

一局棋结束，老莫立刻对水福刮目相看了。

老莫不服输，想扳回来，水福摇摇头，又望了一眼挂钟，将目光郑重地转向东方。傍晚唯一的列车就从那儿驶来的。不久之后，那列火车准时地驶入了视野。水福站起身，神情专注地望着。甚至还追着跑几步。列车渐走渐远，水福的目光始终追随着，直至无影无踪了，这才作罢。

你喜欢看火车？老莫边码棋边问。

水福不作声。火车远走，水福祛除掉杂念，安心下棋。几局棋下来，互有胜负。然后水福起身回家。

似乎成了惯例，以后每天傍晚放学，水福都过来，下棋，看火车，再跟老莫下棋。老莫很有心，水福经常来，自己虽然是临时工，收入不高，但还是准备些糖果、蜜枣之类的零食。起初水福不动手。后来也吃了。老莫自己不爱吃，看着水福吃很开心。但让他不满的是，水福有个规矩，火车到来前顶多下一局。有时还在战斗着，火车进站了，无论水福如何投入，都要停下来。这时老莫很恼火。然而任凭老莫咬牙切齿，水福都无动于衷。久而久之，老莫也就习惯了。

老莫看不到挂钟，粗略一算，恐怕还不到三点半。怎么来得这么早？只有周五，水福下午上两节课，才会提前来。今天……老莫分不清，到底周三还是周五。管它呢，只要水福来，又可以下棋了。想到下棋，老莫就有些激动，一激动尿到手上了。老莫不在乎，在裤子上蹭了蹭，向水福跑去。

让老莫失望的是，水福没有跟他下棋。水福搬了张凳子，就像搬自己家凳子那样，坐在夕阳里，怔怔地望着火车驶来的方向。

早着呢，你别瞎激动了，火车来，至少还得一个小时。老莫说。

水福望望他，然后把目光移开。

老莫不说话了。说了也白搭。老莫进屋，捧出来一把蜜枣。水福仍保持原来的姿势，动也不动，仿佛着了魔似的，又像是正在修行的大师。

老莫站在他身后，突然觉得鼻子有点发酸。

水福十岁了。在附近的谷安小学读书。像许多幸福的孩子一样，本来他也很幸福，突然有一天，这一切都不在了。父母的离婚彻底改变了水福的生活。

不幸像燃烧的干柴，一旦开了头，很容易蔓延开来。没多久，爸爸娶了新老婆，妈妈也嫁了新丈夫。离婚时，水福被判给爸爸，但水福一点不喜欢后妈，硬是不叫她。一次发生争执，惹恼了爸爸，一巴掌狠狠打过来，听力就出了问题。水福是个倔孩子，生气跑出来。他想去找妈妈。可他不知道妈妈住哪儿。在外面流浪一夜，水福从县城来到了乡下外婆家。

虽然判给了男方，但总归是自己的外孙，外公外婆稀罕得不得了。得知水福的遭遇，他们异常愤怒。很快愤怒又升级了。外婆准备一大堆恶毒的言语，外公则握紧棍子，只待这个前任女婿上门，好好教训他一顿。可惜他们失算了。那个人根本没来。甚至连电话都没打。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这对老夫妇只得暂时抛开报复的念头，带着水福去医院，希望能恢复外孙的听力，遗憾的是，他们



的努力白费了。

老太太哭红了眼睛，搂着外孙说，不走了，小水福就住外婆这，看谁还敢欺负你。

除了外婆家，水福还有个去处，就是城里妈妈那儿。水福曾去过一次。在那儿，水福看到一个小孩，很好玩，于是便逗着她玩。当妈妈说，那是他的小妹妹时，水福就不吭声了。

水福想，自己是个多余的吧？

水福是晚饭之前萌发去意的。其实这念头早有了，只是此时最明确。为了不给妈妈添乱，水福想过第二天走。当天晚上，水福睡客厅的沙发，翻来覆去的，怎么也睡不着。水福想，还是走吧，一个人悄悄走。怕是怕的，拿根棍子就好了。路也不认识，但只要找到火车站，沿着铁轨走，就能走到谷安站。到了谷安站，离外婆家不远了。

水福不想惊动妈妈，轻手轻脚爬起来。门是防盗门，专门用来防小偷的，水福一个小孩子，如何打得开？水福捣鼓半个小时，身子倚着门，滑了下去。

水福没学过“心力交瘁”这个词，否则用在这儿正合适。

待妈妈听到动静出来时，水福哭成了一团。

明天吧，明天妈妈送你回去。

不行，我非得回去，我现在就回去。水福哭着说。水福本来就任性。妈妈没办法，骑上摩托车送他走。

从此以后，水福再也没去过城里妈妈家。妈妈工作忙，很多时间都是在车上度过的，不上班时，还要照顾城里的家，根本没时间来w水福。后来，水福听说妈妈跑上海、徐州这条线，要经过谷安站，就过来等她。列车经过站台一闪而过，从下往上看，说句实

话，其实什么也看不清。水福甚至不能确定，妈妈是否在车上。

水福想，或许妈妈能看到他。

这孩子是怎么啦？往常可不是这样嘛？老莫找他下棋，他不理，给他蜜枣也不吃。老莫想，用什么话逗逗他呢？

水福，你的钱攒够了吗？老莫想到钱，掏出一张人民币搓搓说。

水福不能跟妈妈在一起，心里不舒服，老莫便给他出主意，攒些钱，买张徐州到上海的车票，这样就可以坐上妈妈那节列车了。水福想，这倒是个办法。就问老莫要多少钱。老莫是扳道工，天天跟火车打交道，自己却从来没坐过火车，对这个也没概念。老莫挠了挠头。后来老莫问领导，说是四十五块。对于水福来说，这不是个小数目。老莫也不怎么宽裕，没办法帮他。水福失踪了两天，以后再来，就没先前那么勤了，隔一天来一次。其他时间捡破烂。攒钱。水福谁也不告诉。也不给妈妈说。水福要给妈妈一个惊喜。

看到自己在火车上，妈妈会有什么表情？水福常常想。想着想着就笑了。

攒到二十块钱时，水福感觉目标近了，不料老莫一句话，给他如火的热情浇了一桶水。老莫说，四十五块不够，得九十块。

为什么？水福愣愣地问。

你去上海要四十五，还回不回来？你得回来吧？你回来还得四十五，这不九十吗？老莫为自己严密的思维得意不已。水福还没醒过神，老莫又说，这是最便宜的，一般车都有空调，你妈妈的车也装上空调，车价还得往上翻。其实空调怎么回事，老莫也不懂，反正别人怎么说，他跟着怎么说。

说这些话，老莫倒也无所谓，对水福却是严重的打击。有半个多月，水福都无精打采的。现在老莫重提旧话，以为水福会搭讪，水福却没有。老莫想可能水福没听清，就找来纸笔。老莫跟水福文凭差不多，就小学三四年级，成绩还不如水福好。老莫写在纸上递给水福，水福推开它，说，几点钟了？火车怎么还没来？

老莫回头看看挂钟，时间是到了。

看来火车今天又晚点了。

晚点就晚点，这很正常，哪天不晚点才怪呢。老莫说，要不去街上吧，给外公打个电话，今晚住老莫爷爷这儿了。按照老莫的推测，水福会感动得泪流满面。至少也得抽泣两声。但水福只微微摇头，今天是我十岁生日，本来妈妈说过来看我的，又要跑车，让我在这儿等她。水福还说，妈妈会把礼物从车上扔下来。

老莫愣了一下，搬出旧躺椅，和水福坐成了邻居。

一老一少并排而坐，远远望去，像两尊佛像。

直至五点钟，火车都没有过来。这是趟慢车。老莫清楚地记得，去年过年，由于人多上车不便，晚点五个多小时。

老莫爷爷，火车多久才能来？水福问道。

老莫也说不准。但老莫不想这么说。老莫想想说，你会数数吧？你数吧，你从1数到5000，火车就来了。水福说，从1数到5000，妈妈就来了，是真的吗？老莫说，真的，爷爷啥时骗过你？水福眨了眨眼睛，开始数数。水福数，1,2,3……数到119，接着数200,201,202……数着数着发觉错了。老莫安慰他说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再从头来。水福就又从头数起，1,2,3……数到149，接着数200,201,202……数着数着发觉错了。老莫安慰他说，没关

系，没关系的，再从头来。水福就又从头数起，1,2,3……如此反复几次，水福总也数不对。

你先数着，我进屋倒杯水。老莫说。老莫去里间倒水，出来时，凳子上已经没人了。

水福走在铁轨上，一根根仔细地数着枕木。

老莫心里一惊。

水福，水福……老莫大叫着，冲到水福跟前，将他抱到铁轨之外。老莫说，水福，你怎么跑到铁轨上来了？水福说，我数数老数错，数枕木就不会错了。

水福说，这样数着往前走，还能早点见到妈妈。

数着枕木朝前走，很容易出事的。老莫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沉吟一下说，这样太危险了，再说你过去，你妈妈怎么扔礼物？水福说，火车过来我招手，妈妈看到我，就会把东西扔下来。老莫还是觉得不妥。老莫说，火车那么多腿呢，跑得多快，等妈妈看到你，两人早就错过了。

那……如果东西扔在这儿，你帮我先收着。水福说。

妈妈看不到你，可能就不会扔了。老莫说，你不要乱跑了，老老实实等在这儿。

可是……我总也数不对。水福想了想，突然笑了。这是老莫头一回见他笑。水福说，老莫爷爷，你不是说得数到5000吗？刚才数了那么久，大概有500，沿着枕木数2000，再回来数2000，这样就是……水福算了一下，4500，然后我们一起数，数到500，妈妈的火车就来了。

老莫不是水福，当然不会这么想。老莫说，在枕木上数也行，但只能数到100，数到100就回来，再数过去……

这样水福就逃脱不了老莫的视线了。

水福说，那就数到100。水福还抓了一把小石子，每数到一个100，就放一颗石子在凳子上。

老莫躺在椅子上，端着茶杯，看着水福幼小的身影来回穿梭着。

老莫想到了孤单的鸟儿。

夏天是个慵懒的季节，老是让人打瞌睡。老莫的躺椅旧了点，但躺上去很舒服，老莫躺着躺着，逐渐睡着了。在梦里，谷安小站变成了交通要道，许多车都经过这儿，都要停靠，喧闹得很，气派得很。老莫则成了站长，神气得不得了。不一会儿，水福的妈妈乘火车来了，水福欢快地跳上车。火车载着母子俩，“轰隆”着向徐州驰去。

一觉醒来，喧闹没有了，气派也不在了。空寂的铁道边，还是老莫一个人。陪伴他的还是那张躺椅。夕阳也还没有落，只是看上去更加凄美了。老莫突然想到什么，向铁轨望去。

铁轨上什么都没有。

老莫站起身，杯子“咣”地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水溅湿了他的裤子。

水福，水福……老莫手拢成喇叭状，喊破嗓子，还是没一点回应。

老莫的心悬了起来，不知所措地望着四周。

渐渐地，一个小黑点出现在东面拐弯处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大。老莫知道那是水福。

老莫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水福低着头，认真地数着枕木。

还有几百根枕木，水福就抵达站台了。老莫伸了个懒腰。老莫想，刚才那个梦真不错……还没等放下胳膊，就听到一声“轰隆”的声响。接着老莫看到天空中布满了烟雾，看到一个庞大的怪物向自己疾驰而来。老莫朝水福大叫大嚷，但水福听不到。水福是聋子。水福什么都听不到。老莫拼命地朝他跑。他想抱住水福，想把他抱在怀里。但是，已经太迟了。

一声尖叫，整个世界定了格。

老莫身子突然一软，跌倒在地，恍惚间，看到一朵娇艳的鲜花盛开在枕木上。

老莫不自觉地抹抹眼睛，有种潮潮的感觉。

兄弟俩

不知不觉间，我离开家乡已经八年了。这八年间，虽然也曾回来过，但每次都行色匆匆，从未在家过过夜。更别说跟家里人一起过年了。这次不同，不仅在家把年过完，还要把元宵节过完，一直到过完正月。之所以如此悠闲，是因为我辞掉了讨厌的工作。这些年来在外打拼，多少赚些钱，我想回来办个书院，传授中国古代文化。

看到我回来，母亲高兴得不得了。父亲则显得不冷不热的。奶奶呢，似乎没什么反应，闭着眼睛，嘴里念念有词的。

我没有打扰她念佛。

约莫过了一刻钟，奶奶睁开眼，也不看我，只是淡淡地说，回来好，有空去看看毛毛吧。我点了点头。奶奶说完这话又闭上眼，继续念她的佛。

其实不用奶奶说，我也要去看看毛毛的。

我跟毛毛交往有十几年。说是十几年，但因为那时年龄小，经历的事，几乎忘得差不多了。现在再想想，能记住的好像也就几个画面。还有一种牢牢印在脑海深处的感觉。

关于毛毛的故事，其实基本都是听奶奶说的。

毛毛命不好，刚出生还没几天呢，就被家人遗弃了，丢在村口老树底下。幸亏一傅姓人家将他抱回家。那家男主人叫傅贵。女主人叫孙春梅。两人结婚好几年了，一直没孩子。正想托关系抱一个，不想毛毛就来了。本来一家人挺高兴的，只是毛毛一直哭，傅家人便有些怀疑，孩子是不是有毛病？要不是有病，哪家肯把男孩丢了？去医院检查果然如此。孩子心脏发育不全，眼睛也有点问题。这个孩子恐怕很难养大。傅家想把他丢掉，终究不忍心，带去医院挂几天水，再没钱看病，便自己配了几副药吃吃，想不到小孩子竟然好了起来。一家人欢天喜地的，给他起名叫毛毛。

应当说，毛毛还是很幸运的。傅家虽然穷，但对毛毛非常疼爱，那份关心之细致，绝不亚于对待亲生孩子。想要什么吃的玩的都会尽量满足他。他们还早早地送他上学，想把他培养成才。毛毛很聪明，反应特别灵敏，有老师断言，日后此子必成大器。

然而就在毛毛六岁那年，傅家发生件大事。孙春梅怀孕了。两人婚后多年没有孩子，没少去医院检查，药也没少吃过，可一直没什么效果。渐渐就不报什么希望了。几年间不闻不问，竟又奇迹般怀上了。这本来是件好事，傅贵却整天阴沉着脸，傅贵的老母亲呢，更是一副要吃人的表情。好像孙春梅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孽。毛毛早就懂事了，说话做事也都非常小心。十个月后，孙春梅生了个男孩。孙春梅找到婆婆，说，娘，您老念的书多，要不，您给孩子起个名？婆婆说，你自个起好了。喜欢起什么起什么。孙春